

反對派陣腳大亂信心崩潰

「林榮基領軍」作為反對派全力催谷七一遊行的一個手段，反映了反對派已經陣腳大亂，病急亂投醫，完全失了方寸。他們現在最擔心的是，支聯會所做的「反中反共」活動，越來越少人參加，說明傳統反對派的影響力已經式微。他們組織了三個人作為領軍人物：一個是主張「港獨」也是一條出路並且考慮移民到台灣去的林榮基；一個是因為當台灣間諜，被內地公安拘捕並且由法庭判刑的程翔；和進入內地營救民運人士而被囚的劉山青。

這三個人的特點，就是進入內地企圖危害國家安全，並且在內地被拘捕，是「井水侵犯河水」的典型人物。

把「反中反共」人物放在領軍的位置，不是說明反對派有辦法，對前途有信心，這恰恰說明他們昔日的「為香港爭取民主」的路線，已經走入死胡同，沒有出路了。

操弄的「七一遊行」已式微

他們親手扼殺了一人一票選特首，連自己「爭取民主」的旗幟也砍掉了。如果現在再叫嚷從新啟動政改，說明他們所搞的「佔中」和「在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是魯莽和愚蠢的，完全不起作用。傳統反對派走向激進，根本不能夠改變中央政府的立場，反而為自己製造了沒有出路的困局。所以很多年輕的本土派嘲笑傳統反對派「無用」，說他們根本看不到形勢的發展，判斷錯誤，他們沒有民主作風，採取的行動，重複又重複，不考慮實際效果。三十年來，一事無成，所以，本土派一聽到傳統反對派吹噓自己是主力，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個荒唐的笑話。所以，年輕的激進派決定拆毀「大台」，不再參加什麼燭光晚會和「七一遊行」，正是在這樣低迷的情況下，何俊仁和李卓人擔心「七一遊行」人數急跌，就好像支聯會今年所舉行的「遊行」，僅得兩千多人參與。

戴耀廷在《蘋果》發表文章《七一上街要調校目標》，哀嘆說「由〇三年開始，七一遊行人數，仿似政治溫度計，讓人知道政治的熱度。但在雨傘運動之後，若連七十九天的街頭『佔領』也不能改變政府一丁點兒，不少人認為七一遊行不能再有什麼作用了，故參與七一遊行的熱情大減，甚至有些人更譏為『行禮如儀』」。

戴耀廷全力游說「民主派」的選民參加七一遊行，提出「行禮如儀必要論」，說「政權對抗爭的模式是會產生『抗疫力』的」。

當某種抗爭模式變成常態，就像一種突發的病毒因長期存在而變成了『風土病』，它的出現不會再引起公眾及媒體的極大關注」，所以，「行禮如儀」是唯一的能夠凝聚反對派的一種方法。

戴耀廷又提出了「降低門檻論」，為了增加遊行的人數，所以一定要降低門檻，較激烈的抗爭方法如暴力衝擊，「參與者所要付出的個人代價都是極大，故參與者的數目不可能太多，因不會有太多抗爭者準備為短期及未必能達成的目標而願意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因此「抗爭運動是需要不時進行門檻較低的行動，讓抗爭者或同情抗爭運動的市民可以用較低代價也能參與」，「政治禮儀能夠強化抗爭決心」云云。

但是，反對派把「林榮基領軍」作為七一遊行的主角，卻說明反對派的精神分裂和錯亂。既然「佔中」失敗了，讓反對派的支持者感到心灰意冷。現在還要升級，要大家學林榮基去內地挑戰內地法律，衝擊內地的制度，還要走「港獨」的道路，這是激進版的升級，製造更高的門檻，這更是嚇跑了更多的香港人。

以林榮基作招徠不理智

反對派為了召集更多人，所以亂七八糟的議題也加進去了。甚至加進了「重啟政改」，如果要搞「港獨」，還需要什麼「政改」？實際上，從公民黨到民主黨，現在都在密鑼緊鼓部署參加功能組別的選舉，並說「要奪取半數以上的立法會議席」。這實際上用行動反對了「重啟政改」的遊行口號。反對派口號互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採用了「百鳥歸巢」的策略，只能夠說明他們因為害怕露出「二仔底」，拚命不斷增加遊行的口號。

「林榮基領軍」和「要梁振英下台」的主題混淆在一起，令人更加懷疑，傳統反對派的確是「無用」。現在要靠林榮基領導推翻梁振英了。這樣看來，只能說明傳統反對派也知道自已沒有這個能耐，也不可能出現這種局面，唯有他們避陣，讓林榮基臨近戰場才磨槍。

林榮基背叛了老婆，又拋棄了小三，更加和自己的兒子不和，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人所共知。他說，香港搞「港獨」，可以是一條出路。但又說，他必要時「[移民台灣](#)」。未曾出師，林榮基已經安排好後路，要跑到台灣，不再承擔風險了。

所以，「林榮基領軍」，只能說明反對派已經失去了冷靜、理智的頭腦，現在好像熱鍋上的螞蟻，瘋狂亂竄，大失方寸，情急之下，什麼荒唐的事情和策略，都可以搬出來。

資深評論員